

今天在課室裏發生了一件事情，當時我認為事不關己，最後選擇了出手相助。  
我認為出手相助是必要的。

「鈴……」小息鈴聲一響，男生們連群結隊地衝出課室，女生們都相聚聊天。因為我還未溫習下一節課的測驗，便安靜地坐在自己的座位上溫習。在樂也融融的課室，似乎只有我和允行這兩個安靜的人。允行不愛說話，只喜歡獨自一人，他戴着一副厚重的眼鏡，髮型總是乾淨俐落，不像某些男生喜歡偷偷地在頭髮上做些小手腳。他經常拿着書本溫習，儼然就是一副三好學生的樣子。同班數年，我和他一句話都沒說過，就算有小組討論的時候，他都只是寥寥幾句便不再出聲。

正當我的腦海都是測驗的內容時，一道突兀的聲音打破了我的思緒。「看看那個書呆子！」有容指着允行，大聲地嘲笑着他「你有沒有聽過他說話？他不是啞的吧！」玩笑的聲音一次又一次地響起，只見允行低頭看着書本，粗黑的眼鏡框擋住了允行的面容，讓我看不清他的表情。有容囂張的聲音此起彼落，班上的人只瞥了一兩眼便繼續自己的事情，我也不例外，繼續埋頭背書。大家都不敢幫助允行，就怕有容充滿敵意的箭頭會瞄向自己，反正他罵的又不是我的朋友，而且我的測驗還未溫好，我才懶得管這件事，反正這種事都發生了好幾次，允行也應該習慣了吧！

只是沒有想到，有容今天不只是言語上嘲諷允行，更捉弄他。有容看到允行對他不理不睬，更沒有露出懼怕的表情，可能覺得沒趣，走到允行的桌前，一把奪走允行放在桌上的筆袋。只見允行一抬頭，他雙眼通紅卻倔強地瞪着有容，有容看到允行的雙眼，更不遺餘力地嘲笑他「不是吧？這樣就哭了？借來玩玩！」有容不等允行回答，便把筆袋拋向他的朋友，互相玩着「拋球遊戲」。允行就像一隻無頭蒼蠅，追着筆袋的縱影，上竄下跳，卻捉不到筆袋的尾巴。有容放肆地玩笑着，他越笑得開懷，就越顯得允行可憐。我慢慢地放下書本，看着允行就像猴子被作弄着，我有些於心不忍，看到允行漲得通紅的臉，眼淚一滴一滴地跌下來，他用衣袖胡亂擦過他的臉頰，卻從不說一句乞求的說話，倔強堅強地追着有容，即使被有容狠狠地嘲笑着，他也不願低聲下氣。我內心同時也在天人交戰，是要得罪有容，還是繼續冷眼旁觀？我承認自己就是一個懦夫，心中有許多想法，卻搖擺不定，不敢付諸實行。「咄」一聲，筆袋竟然落在我的書桌上，我腦袋一片空白，慣性地撿起了筆袋。有容一臉玩笑地說：「快點拋過來！」允行孤苦伶仃地站在旁邊，似乎不奢望班上從來不幫助他的同學會把筆袋還給他。我看到他影單隻影，雙眼通紅，內心的愧疚一湧而出。我們何時看到開始看到不公義的事情卻因為害怕別人的報復而選擇袖手旁觀？我二話不說便把筆袋遞給允行，看到允行明媚的笑容，我的慚愧才稍為被撫平，並帶允行尋求老師幫助，以杜絕日後的欺凌事件。

「路見不平，拔刀相助。」這個從小就被灌輸的思想，漸漸被自私自利的人忘卻。我為了溫習測驗，竟對欺凌事件冷眼旁觀，而且認為被欺凌者會習慣受到欺負，甚至因害怕有容的報復，即使心中有幫助別人的想法也不敢主動實行，更不敢直斥其非，我這是忘記了「義」嗎？看到不義的行為不僅不感到羞愧，反而把這當成習慣；看到別人被欺負，竟然認為自己不是施暴者做可以置身事外；其實，事不關己何嘗不是種助紂為虐？欺凌者越放肆，受欺凌者越無助，沒有人挺身而出，最後導致受欺凌者慘遭更大傷痛，影響身心健康，嚴重者更因此變得孤僻抑鬱，影響的是他們的一生。出手相助也許是一件困難的事，卻能挽救別人的一生，因此，出手相助是必要的。